



論詩六稿

張壽林著

魁古玄同題



口 徒 然 社 叢 書 之 一

論詩六稿

張壽林著
魁古玄同題

二 一
九 九

一九二九九月初版

定價大洋五角

有 著 作 權

著 者 張 壽 林

不 許 翻 印

發 行 者 北平文化學社

發 行 所 北平和平門前文化學社

論詩六稿自序

父親故去之後，已經兩度看見院子裡的槐葉黃落了。而自己的生活，也是始終如槐葉一樣的飄泊着呢。真的，如厨川辰夫氏所說，永遠味到了人間苦的，才是真的享了快樂的人。但想起了自己的父親，却不禁起了懷疑。

父親是這樣的愛着自己，自己幼時很多病，曾經使他憂過多少心。一次爲了數學落了第，看了那學校通知的父親的心，真是比自己還苦呢。他用了最誠懇的話勸

着自己。爲了他的慈愛，我不禁流下了淚；看着這樣子，他却反用了最和藹的聲音安慰着我。他是這樣的溫柔，如我們在母親那裡所享受的一樣。有時在校中回家晚了，他總是很着急的在院子裡徘徊着；就是在門口守候的事，也不是沒有的。

雖然幾世都出身仕宦的自己的家，却始終度着很艱窘的日子。爲了維持家裡的生活，父親曾經每天冒着風雪，迎着街市上的塵土，由南城跑到西城，終日的忙着。那時候，各機關都欠着薪，他時常和母親商量着，由自己的箱子裡，含了眼淚取了衣服之類的東西送到質庫去，被我看見的也是常有的事。現在每次打開箱子，看了他所遺留的十幾張死了的質票，真是覺得自己的無能，而感到一種無可名言的淒楚。

爲了自己的子女，他度着差不多是我們所不能忍受的生活，自己每天吃着粗劣的食品，而却用了好的食品給我們。這樣終於使他的身體漸漸的弱了下去，但想起了我們，他仍然不得不勉強支持。終於在一九二五年的冬天，得了很利害的慢性的胃病，每天每天都息在床上，夜裏也很少睡眠。每夜同母親坐在暗淡的美孚燈旁，

在充滿了藥香的靜的氛圍中，伴他談天，望着他慈祥的臉，我發現了人世間最偉大的愛。

自己一向是喜歡做着古文藝的探討的，父親對於毛詩也有着特殊的愛好，因此便決定了每天夜裏爲我講毛詩。他倚在床裏，我坐在床沿上，聽着他用了幽永的聲調誦讀，真的，只有這一剎那才是人間至上的容和。後來又依了他的指示，在他床前一張方桌上，點讀了清儒關於詩經的著述，隨手做成札記，念給他聽。每次聽了我所寫的札記，他真是十分的高興呢。他說他只有讀我寫的東西的時候，才是他是最安慰的事。但自己却是這樣的不肖，直到現在也沒有一篇滿意的述作獻給他。

這樣的連續了一年，我寫成了十萬多字，但真是悲痛的事呢，父親的病却在這時候漸漸的深了。這其間，因爲友人的要求，曾經把札記整理了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月刊，晨報副刊之類的期鐫中發表過，因此得到了些微的稿費，買了他所愛吃的一種餅乾獻給他。看着那餅乾，他却流下了淚，始終把玩着不肯吃。這樣在我

寫成了二南新探的不久，便棄了他所最痛愛的子女，離開了只給了他無限痛苦的人間。

每次拿起了三百篇，彷彿父親病中的情形，慈愛的容貌就在眼前，以爲他仍息在病室的床上，幾次想拿了書到故居去探望；但看了供在房內的父親的遺像，却不禁一陣的悽咽。

人生社會真是太複雜了，自從父親故去之後，爲了母親，不得不担起一部分的担子，味到了人世間一切的鄙惡與苦惱，對於父親爲了自己所受的悲痛，這時候才更深的體會到。

自己是有着做學問的興趣，而不容於環境的勉強來從事於這種工作的人，所以永遠是偷了生活的餘閒，在極短的時間中獨自探尋着。後面的幾篇文章，也就是偷了伴着父親的病的時候，爲了他的指引，在他的床前寫成給他看的，目的只在「整齊故說」，自然不是什麼「十分之見」的撰述。但爲了父親，在我却是頗可紀念的事

呢。其所以要把他們結集起來者，也就是爲了以上的辨解。

秋已經深了，望着悽其的風雨，謹把這本集子獻給父親的靈前吧！
最後，讓我謝謝爲這本書題字的錢玄同先生，和作封面的秦宗堯兄。

一九二八年父親的忌日在北平。

目次

序

詩經的傳出

三百篇是不是孔子所刪定的？

釋四詩

釋賦，比，興

三百篇之文學觀

三百篇所表現之時代背景及思想

詩經的傳出

我們爲什麼要研究詩經？

人生的活動，不過是要求內心自我的表現，如其人生內在的情感在生活的展進中，能以順應一致的自由傾吐，我們便準可以欣樂興奮；反之，在生活的展進中，處處感到壓抑，我們便準會苦悶萎縮。而文藝這東西，乃是人類生命絕對自由的

表現，也是人生活動經歷的表現。故此，好的文藝，往往能呼起我們內心深蘊的情緒，而惹起心靈間的共鳴。這種文藝的受用，是人類一種崇高的感應。我們讀 *Romeo and Juliet* 這篇哀憐的悲劇，它使我們所展開的世界，是我們愛戀的歡欣，愛戀的苦悶，對於愛戀者愛之恐懼，並及人間運命的恐怖與悽愁。總之，好的文藝都可以震撼我們內心，而惹起深蘊的情緒——雖則有憎惡，愛戀，憤怒，歡樂的不同。

同一個地方的兩張琴，只要沒有塵灰的阻滯，你彈動其中的一張，其餘一張的同一絃，即會發出同樣的聲音——雖則有時是這樣的幽細，但它確是響了。人與人心心間熱情的感應，也正是這樣。只要你不是妥協或降伏在外面的壓抑之下，而還有你自己內在的要求，別人熱情吐露出來的作品，總會引起你心琴的共鳴。

我們研討往古的文藝，並不是甘讓遠古的化石把我們的才力枉費，確是要在其中得到一點共鳴的感慰。因為情感這東西，乃是歷千古而不磨滅的，而往古的文

藝作品中，處處蘊蓄着我們先哲純真的熱情，而可以轉移我們塵俗的心胸，增長我們自己的熱情。詩經是我們中州遼古詩人熱情的無盡藏，故此我們更不能不首先發掘與享用，以得到些共鳴的感慰。

但是不幸，這部先民熱情的寶藏，却被歷來許多虛偽而有精神病的偽儒附會得不堪了。他們把詩經用道德的眼光來玩弄，藏蔽了它的真情，而加些美刺的花頭。說其中的情詩是淫詩，或是「思君懷友，託於男女之情」的作品，於是我們要在其中尋求我們先民的熱情，便極不易得了。所以我們要得到詩經真的面目，非有一番斬除的工作不可。

年來，顧頡剛先生以超越的識見，精博的考証，從事於肅清，極有功於詩。惜他還沒有專書印行。我近來讀詩，覺得從前的人把三百篇認為一部「儒書」，而崇之為「經」，於是應有的冠冕堂皇的花頭都加上去，這是最大的錯誤。因為我們試一查尋詩經的來源，不過和現今的歌謠選集一樣，用不着那樣的崇敬。

不信，我不妨簡略的敘述詩經的傳出，或許於了解詩義，肅清詩說，不無幫助吧。

詩經是不是中國最古的詩歌？

在中國的詩歌中，相傳詩經是一部最古的詩歌總集，其中包納着三百多篇遠古純真的詩歌。不過在詩經以前，並及詩經以外，並非沒有其他的詩歌，在往古的遺籍中，我們時常可以看見，如古書所記：

『伏羲駕辯，楚勞商只。』（楚辭大招）

『伏羲有網罟之歌。』（隋書樂志）

『葛天氏之樂，三人摯牛尾投足而歌八闕，曰：載民，載鳥，載草木，奮五

穀，敬天常，建帝功，依地德，總禽獸之極。」（呂氏春秋古樂篇）

『故有焱氏爲之頌曰：「聽之不聞其聲，視之不見其形，充滿天地，苞裹六極。」』（莊子天運篇）

『范蠡復進善射者陳音，音楚人也。越王請音而問曰：「孤聞子善射，道何所生？」音曰：「臣楚之鄙人，嘗步於射術，未能悉知其道。」越王曰：「然。願子一二其辭。」音曰：「臣聞弩生於弓，弓生於彈，彈起於古之孝子。」越王曰：「孝子彈者奈何？」音曰：「古者人民朴實，饑食禽獸，渴飲霧露，死則裹以白茅，投之中野。孝子不忍見父母爲禽獸所食，作彈以守之，絕鳥獸之害，故歌曰：「斷竹，續竹，飛土，逐穴。」」（注二）（吳越春秋勾踐陰謀外傳）（注二）

『帝堯之世，有老人擊壤而歌曰：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鑿井而飲，耕田而食，帝力於我何有哉？」』（帝王世紀）

『堯五十年，康衢有童謠曰：「立我蒸民，莫匪爾極，無識無知，順帝之則。」』(列子)

『舜將禪禹，百工相和而歌卿雲。帝歌曰：「卿雲爛兮，糾縵縵兮，日光華，且復旦兮。」八伯咸進，稽首而歌曰：「明明上天，爛然是陳，日光華，弘予一人。」』(尙書大傳)

『(伯夷)采薇而食之，及餓且死作歌，其辭曰：「登彼西山兮，采其薇矣！以暴易暴兮，不知其非矣。神農虞夏勿焉沒兮，我安適歸矣。於嗟徂兮，命之衰矣！」』(史記伯夷列傳)

凡這些詩篇，或是西歷紀元前二十四五世紀左右的作品，或是公元紀元前二三世紀左右的作品，似乎都較詩經爲早。但他們或空存其名(如駕辯紹苦之類)，或出於僞托(如康衢之類)，或出於追寫(如彈歌之類)，都不足徵信。且中國的古史是否可靠，還是一件極費商量的太疑問，以離古較近的司馬遷尙且說：

『夫神農以前，吾不知矣，以神農之前，皆結繩之世，未有文字，無記事之史，故不能知。』

則所謂三皇五帝，是否有其人，還是我們討尋中的一件大疑案，所以上面所舉的詩篇，它們真實的時候，是否較詩經爲早，正不易斷定，並且它們所依托的室家，本身便不十分堅固，如列子的僞托，莊子的寓言，本不甚可靠。老實說，古代即有這些詩歌，也不必就是這些時代，或這些人的作品。並且即使我們退一步說，此種作品，有幾首確切可信的，也只是片言隻語，不過是些零片，在文學上不會有什麼重要的價值與影響，何況我們因爲無徵不信的原故，還不敢確信它們呢？

詩經的時代的幽古，我們大部分是信得過的。它的時代，大約是西周末年，到陳靈公的時候。（註三。）並且它並非隻言片語，而都是極完整的詩歌。所以我們研究中國遠古的詩篇，除了詩經，確是尋不到更古的偉大的文學作品，而象它那樣的在中國以後的文學上享有這樣偉大久遠的威權的。

詩的起源

只要是一種表示觀念的符號，無論是藝術的與非藝術的，都是由心中所發源出來的。而所謂詩者，雖則也發源於心中，但他確是由於內在的情感，特殊的熱烈，特殊的奔放時，而炎炎然的燃燒着迫使流露的符號。

劉蘊文心雕龍說：『人稟七情，應物斯感；感物咏志，莫非自然。』故此只要你生活在社會上一天，你便不能沒有情感；但所謂情感，通常有引誘的情感，(Sensible feeling) 與想像的情感 (Imaginative feeling) 二者，這兩種情感強烈奔放到極度的時候，都能以激起詩情，而不容我們不放歌。 華次華士 (Wordsworth)